

# 文壇印象記



Y. H. Huang



文壇印象記

黃人影編

上海

樂華圖書公司出版

1932

1932 10 20付排

1932 12 20出版

初版 1—1500

每册實價五角

上海樂華圖書公司印行

四馬路太和坊

# 文壇印象記

## 目次

### 中 國

- |   |        |      |
|---|--------|------|
| 一 | 魯迅先生   | 張定璜  |
| 二 | 訪魯迅先生  | 曙天女士 |
| 三 | 魯迅先生   | 尙 鉞  |
| 四 | 郭沫若印象記 | 美 蒂  |
| 五 | 周作人印象記 | 碧 雲  |
| 六 | 張資平訪問記 | 谷 平  |
| 七 | 郁達夫印象記 | 匡亞明  |

、八 王獨清印象記……………李白英

、九 葉紹鈞訪問記……………賀玉波

### 俄 國

一 高爾基訪問記……………巴比塞

二 高爾基訪問記……………昇曙夢

三 高爾基訪問記……………藤森成吉

四 托爾斯泰印象記……………高爾基

五 柴訶夫印象記……………高爾基

### 英 國

、蕭伯納訪問記……………宮島新三郎

### 德 國

雷馬克晤談記……………由稚吾

### 美 國

、『大地的女兒』訪問記……………林疑今

### 日 本

一 秋田雨雀訪問記……………森 堡

二 村山知義訪問記……………華 蒂

# 魯迅先生

張定璜

(上)

朋友們時常談到寂寞，在像這樣的冬夜裏我也是深感寂寞的一人。我們常覺得缺少什麼似的，常感到一種未曾填滿的空虛。我們也許是在心胸裏描寫着華麗的舞臺，美妙的音樂或新鮮的戲劇罷，眼前向我們躺着的呢 只是一條冰凍的道路；雖然路旁未必沒有幾株裸樹，幾個叫化子，幾堆垃圾或混着黃灰的殘雪，然而般荒涼的了。還好，我們生來並不忒聰明也並不忒傻，我們有寶貴的

常識，知道晝夜的循環，四時的交替。我們相信夜總有去的時候，春天終久必定來到，能穀相信便不壞，而況相信常識。不過常識間或也會惱人。譬如說，常識告訴我們這個夜是有盡的，這個冬不是永久的，這固然穀使得我們樂觀，但常識也告訴我們，夜究竟不及晝的和暖，冬究竟不如春的明媚。枯坐在這個冬夜裏的我們，對於未來假令有一番虔信，對於現在到底逃不掉失望。于是我們所可聊以自慰的便是作夢。我們夢到明日的花園，夢到理想的仙鄉，夢到許多好看好聽好吃好穿的東西；有的不夢到老的少年，有的夢到長春的美女，有的夢到純真的友誼，有的夢到不知道嫉妬的戀愛，有的夢到嶄新藝術的宮。作夢也是人們在這地上享受得到的有限的幸福之一，也有許多人是不能作夢的，多可憐！不過就令你能作夢，夢也有醒的時候。那時你擦擦眼睛，看看周圍。那時寂寞又從新爬到你心上來。

不過仔細想想，寂寞于我們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壞處也未可免。至少能總比喧噪強一點。華

麗的舞台和美妙的音樂和新鮮的戲劇固然是你心願的。但與其鑑賞那些三不像的紅紅綠綠中西雜孱的樓房，聽那些拉外國調兒的胡琴，或看那些男扮女裝扭扭作態的名角，一方面手巾把子在你頭上亂飛，瓜子花生的殼吐着滿地，叫好聲呶呶聲啞啞聲啞啞聲接二連三的不絕，烟氣汗腥氣脂粉氣土氣奏和成一股臭氣，與其如此，你寧肯一個人闌在家裏守着你的寂寞。在那裏你得不着什麼，在這裏你至少是你自己。我知道二種人。一種是甘居寂寞的人，在他們裏面，寂寞已經失掉了我們普通所謂寂寞的意味。在我們以爲是一塊沙漠的，在他們完全是一個世界。而且是多麼豐富的一個世界！那裏面有天國，有樂園，有全能的神，有姣好的仙女，有永久的真和善和美。比起那個來，我們現在住的只是一堆糞土，一個肉屍，早晚得化散的東西。住在那裏面的人已經知道了什麼是寂寞，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了什麼是不寂寞。幸福的靈魂，世上幸而有你們這點兒點綴，不然，恐怕更沒趣的多了。還有一種人，他



們不甘寂寞然而捨不了寂寞。他們咒罵人生而又眷戀人生，也許正是因為他們眷戀得太深了，所以不能免于咒罵罷。他們不能屏棄濁酒不喝，然而喝時他們總嚷着：‘爲什麼不給我們上好的花雕？’他們覺得他們的母親年老了，頭髮掉了，門牙落了，鼻涕口沫露出來了，衣服穿的不整齊乾淨了，所以每逢到親朋來往時的前後，他們總得發一頓牢騷，吐幾口氣，然而其實他們的真心愛他們的母親也許在一般所謂孝子之上。他們天天早晨起來不是抱怨風起的不好，就是嫌雨下的太少了，但到夜裏，他們依舊睡到各人自以爲世界上頂不舒服的一張床上去。他們是真正的母地的兒女。你們可別以爲他們絕對不知道快樂。他們也有和前一種人一樣的快樂，他們也能作夢。剛纔我說過人們不是盡能作夢的，也許說的誇張了一點，因為我聽人說，大抵人的一生世裏夜間睡在床上時總能作幾個夢。不過白晝作夢或雖非白晝而張着眼睛作夢，這可真少了。我們不鄙視夜間的夢，因為他往往是很美麗很有趣的，我們不

過想說白晝的夢或非白晝而張着眼睛作的夢往往更美麗更有趣罷了。這樣的夢只有兩種人能作，只有甘於寂寞的人，或不甘於寂寞而偏捨不掉寂寞的能作。這樣的夢是寂寞的事馨兒。

魯迅先生告訴我們，他‘年青時候也曾經作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並不以為可惜……但又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份便成了他的吶喊的來由’。魯迅先生知道夢的可愛，而自己又作了許多可愛的夢，所以說話時免不掉帶一點謙虛，就譬如慈母在客人面前拍拍兒子的頭罵兩聲‘沒出息的東西’，因為捨不得教客人聽見她說‘我的寶貝’；魯迅先生不但年青時候作過夢，現在還能作夢，而且我們希望他將來還會多多作夢。他是我們裏面少有的一個白晝作夢張眼作夢的人。他小時便是寂寞的伴侶；錯了，他是寂寞撫養大的。我們不須親身跟隨他去‘出入于貨鋪和藥店裏’，去學海軍，去到日本學醫，我們只須讀一遍他那篇簡潔的自傳體的序文就可以想出他青年時代處的是怎樣一個境遇。總之魯迅

先生飽嘗過寂寞的滋味，雖然他並不是甘于寂寞的人。他說：‘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爲寂寞。’他是不甘寂寞的，因爲這不太像甘于寂寞的人說話。然而逃不替寂寞，他於是作了許多夢，白晝的夢，張開眼作的夢。這些夢不打緊工夫就織成了狂人日記以下總共十五篇的短篇小說的吶喊。

但諸君有讀過雙料記絳紗記和焚劍記的麼？無端提起這話來，或有人不以爲然。但我以爲他們值得沒讀過來的人的一讀。小時侯讀小說是家庭裏嚴厲禁止的，我雖然偷偷縮縮的讀過一點，然而也就有限的很了。前回我聽見西滢先生說吳畊人是近代中國的一個好小說家，我很相信他的話，因爲少讀書的我，近人的東西紅樓夢而外，只忘不了恨海。海根的記憶至今還是新的，我爲他哭了幾遍。待到黑幕派流行時我也離開中國了。

一天我偶然間發見了雙評記，其次絳紗記，又其次焚劍記，我才想到了，元來中國還有人在那裏作小說，如今看起來，我們所誇耀的‘白話的文學和文學的白話’時代以前的東西在形式上也許不惹人愛。不過我喜歡他們的真切，沒閒工夫再去責備他們的不時新。我最感到趣味的是他們的作家寫東西時都牢記着他們的自己，都是爲他們自己而寫東西，所以你讀一篇作品，你同時認出一個人。我知道世上也有 Shakespeare, Balzac, 曹雪芹——也許沒有這麼一個姓曹的罷，但那是考證家的事——等等能營造出整個兒的宇宙的人們，我也佩服他們的偉大，但我依舊以爲普通個人所住的一間屋子是不會大到無限的，而那個人關於那牆壁以內一切事物的知識是比較關於那牆壁以外的更親切而有味的。因此，我覺得‘凡是一個人，他至少能寫一個故事’這句話如果有語病，那語病大概不在‘能’字而在‘少’字。假使個個人能寫出許多許多的故事來，那應該多麼好，應該要增加多少人間的寶庫！可惜的是事實上我們的大多數

終生連一個故事也不寫，那些寫的又大多數是至‘多’只能寫一個故事——他們自己的故事——的人。他們未嘗不寫一個以上的故事，但我們要知道那時候，譬如魯迅先生寫不周山的時候，我們的作家已經不在那間坐臥飲食的屋子裏了，已經出外玩游去了。玩游回來，他自然告訴我們異地的風光，他鄉的景色，然而我們覺得那總不及他說他自己那個小——你真當作他小麼？——世界裏的事情時。說的親切而有味。美好的故事都是親切而有味的故事，都是作家的自己的故事。雙枰記和另外兩篇是如此，狂人日記到社戲的十四篇也是如此。

這樣說並不是說他們是一個東西。我若把雙枰記和狂人日記擺在一塊兒了，那是因為第一，我覺得前者是親切而有味的一點小東西；第二，這樣可以使我更加了解吶喊的地位。雙枰記等歲在甲寅上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情，新青年發表在狂人日記在一九一八年，中間不過四年的光陰，然而他們彼此去多麼遠。兩種的語言，兩樣的感情，

兩個不同的世界！在雙柈記絳紗記和焚劍記裏面我們保存着我們最後的舊體的作風，最後的文言小說，最後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後的浪漫的情波，最後的中國人祖先傳來的人生觀。讀了他們我們再讀狂人日記時，我們就譬如從薄暗的古廟的燈明底下驟然間走到夏日的炎光裏來，我們由中世紀跨進了現代。

(下)

魯迅先生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羣在那裏蠢動。從我們的眼睛，面貌，舉動上，從我們的全身上，他看出我們的冥頑，卑劣，醜惡和飢餓。飢餓！在他面前經過的有一個不是餓得荒的人麼？任憑你拉着他的手，給他說你正在救國，或正在向民衆去，或正在鼓吹男女平權，或正在提倡人道主義，或正在作這樣作那樣，你就說了半天也白費。他不信你。他至少是不理你，至多，從他那枝小烟捲兒的後面他

冷靜地朝着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懶得告訴你他是學過醫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樣，胃病。魯迅先生的醫究竟學到了怎樣一個境地，曾經進過解剖室沒有，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于手術富于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你別想去恐嚇他，瞞蔽他。不等到你開嘴說話，他的尖銳的眼光已經使你明白了他知道你也許比你自已知道的還更清楚。他知道怎麼樣去抹殺那表面的微細的，怎麼樣去檢查那根本的扼要的，你穿的是什麼衣服，擺的是那一種架子，說的什麼口腔，這些他都管不着，他只要看你這個赤裸裸的人，他要看，他于是乎看了，雖然你會打扮的漂亮時新的，包扎的緊緊貼貼的，雖然你主張紳士的體面或女性的尊嚴，這樣，用這種大膽的強硬的甚而至于殘忍的態度，他在我們裏面看見趙家的狗，趙貴翁的眼色，看見說‘咬你幾口’的女人，看見青面獠牙的笑，看見孔乙己的竊偷，看見老栓買紅饅頭給小栓

治病，看見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看見九斤老太，七斤，七斤嫂，六斤等的一家，看見阿 Q 的鎗斃——一句話，看見一羣在飢餓裏逃生的中國人。曾經有過這樣老實不客氣的剝脫麼？曾經存在過這樣沈默的旁觀者麼？冰砵若教你笑，紅樓夢若教你哭，儒林外史之流若教你打呵欠，我說吶喊便教你哭笑不得，身子不能動彈。平常愛讀美滋滋的團圓，或驚奇的冒險，或英雄的偉蹟的誰也不會願意讀吶喊。那裏面有的只是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你天天在屋子裏在街上遇見的人，你的親戚，你的朋友，你自己。吶喊裏面沒有像電影樣面似的使你焦躁，使你亢奮的光景，因為你的日常生活裏面就沒有那樣光景。魯鎮只是中國鄉間，隨便我們走到那裏去都遇得見的一個鎮，鎮上的生活也是我們從鄉間來的人兒時所習見的生活。在這個習見的世界裏，在這些熟識的人們裏，要找出驚天動地的事情來是很難的，找來找去不過是孔乙己偷東西給人家打斷了腿，單四嫂子死了兒子，七斤後悔自己的辮子沒有了一



類的話罷了，至少也不過是阿Q的鎗斃罷了。然而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偏是這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事裏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魯迅先生並沒有把這個明明白白地寫出來告訴我們，他不是那種人。但這個悲哀畢竟在那裏，我們都感覺到。我們無法拒絕他。他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

魯迅先生的吶喊將來在中國文學史上會給他怎樣一個位置，我們無從知道，也毋須知道。時光自然會把這個告訴比我們後來的人。目下我們喜歡知道而且能彀知道的大概有兩件事。

第一，魯迅先生是一個藝術家，是一個有良心的；那就是說，忠于他的表現的，忠于他自己的藝術家。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他決不忘記他對於他自己的誠實。他看見什麼，他描寫什麼。他把他自己的世界展開給我們，不粉飾。也不遮蓋。那是他最熟識的世界，也是我們最生疎的世